



秋色

【美】亨利·大卫·梭罗 著

董继平 译

自然物语丛书

青海

秋色

【美】亨利·大卫·梭罗 著 董继平 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秋色 / (美) 梭罗著; 董继平译. -- 西宁: 青海
人民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225-05017-1

I. ①秋… II. ①梭… ②董… III. ①散文集 - 美国
- 近代 IV. ① 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3179 号

秋色

(美) 亨利·大卫·梭罗 著

董继平 译

出 版 人 樊原成

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0971) 6143426 (总编室)

发行热线 (0971) 6143516 / 6137731

印 刷 陕西龙山海天艺术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mm × 1168 mm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5-05017-1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亨利·大卫·梭罗

总序

董继平

自从人类有了文字以来，自然就频频出现在文字中：起伏的群山、连绵的森林、奔流的江河、辽阔的草原、变换的季节、习性各异的动物和千姿百态的植物……由此，自然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一个永恒的主题，其杰作众多，或天马行空，或流光溢彩，或细致入微，影响甚大，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在中国，至少有两部世界级的自然文学著作

深深地影响过国人：一部是法国博物学家、文学家法布尔（Jean-Henri Casimir Fabre, 1823-1915）所著的《昆虫记》，作者以深入的眼光、细腻的笔触娓娓讲述了昆虫之美；另一部是美国诗人、作家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所著的《瓦尔登湖》，作者用自己的心灵之语向世人述说一个孤独者在湖畔的个人生活及融入自然的精神状态。

近代自然文学的产生和繁荣自有其根源，绝非偶然。从工业时代开始，人类为摆脱低下、落后的生产力而不断追求现代化，随着这一进程不断加速，自然生态也深受影响，不断恶化，在面对日趋严重的生态破坏的时候，人们就更加渴望回归自然的怀抱，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去善待大自然。在这种情况下，近代自然文学就应运而生。

在世界自然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发达、那样繁荣，自然文学的成就之大，可谓一枝独秀，在 200 年的时间里人才辈出，佳作纷呈，形成了群星璀璨的局面。美国自然文学的问世与发展，也自有其渊源。当年，与欧洲老大陆相比，美洲这个新大陆尚属蛮荒之地，但在 1789 年美国建国以后的那几十年里，工业飞速发展，经济建设一路高歌猛进，经济实力也渐渐迎头赶上欧洲老牌工业国。可是，正是在那几十年的飞速发展中，美国的现代化进程却付出了牺牲自然环境的沉重代价，其自然资源遭到了掠夺性开发，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修建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一方面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却让曾经在大陆上到处漫游的野牛加速消失。面对这种现象，一批有识之士便开始积极奔走，为保护自然而大声疾呼。在美国人民认识到日益逼近自己生活的生态问题之后，大约在 19

世纪 50 年代至 20 世纪 20 年代这 70 年间，美国社会逐渐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自然保护运动，其影响之大，覆盖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均令世界瞩目。这场自然保护运动在客观上促成了自然文学在美国的蓬勃发展，此间不仅大家辈出，而且还逐渐形成了美国文坛上的“自然文学”这一特殊文体。到了 20 世纪下半叶，环境保护主义运动在美国达到了鼎盛时期，同时也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展，随着这一运动的不断深化，自然文学愈加受到人们关注，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作者群体，这些作家以大自然为写作对象和主题，着重以科学的方式来揭示和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号召人们走进荒野，倡导人们与大自然建立亲密联系，保护大自然的完整和野性，呼吁人们以一种更平等也更和谐的方式来处理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

尽管有些文学史家把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 1580-1631）的《新英格兰记》和威廉·布拉福德（William Bradford 1590-1657）的《普利茅斯开拓史》认为是自然文学最早的雏形，但真正意义上的美国自然文学的先驱，当属博物学家威廉·巴特拉姆（William Bartram, 1739-1823）。巴特拉姆出生于自然文学世家，他的父亲是“美国植物学之父”——约翰·巴特拉姆，威廉·巴特拉姆从小便受家学的熏陶，一边徜徉在父亲的植物园中，一边倾听鸟语、嗅闻花香。从严格意义上讲，威廉·巴特拉姆算得上是美国自然文学中的第一个大家，在其代表作《旅行笔记》中，他以细致而生动的笔触描述了尚处于原始状态的美国东南部的自然风景，用亲身感受讲述了那里的自然荒野之美。这部著作于 1791 年一问世，便在欧洲反响强烈，颇得好评，即使像柯

勒律治那样的浪漫主义大作家也对其大加赞赏。最重要的是，他在《旅行笔记》中告诉我们，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绝非呆若木鸡，相反它们都非常聪明：“如果留心一下任何动物，就会发现它们的效率高得让人震惊。它们行动前会精心策划，而且富有恒心、毅力和计谋。”这样的观点，无非是要让我们去尊重自然。

但真正形成团体而投身于自然文学的作家，则是美国文学史上那批著名的超验主义者。超验主义的领袖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在他著名的《论自然》中阐述了自己对自然的观点，他不仅认为“自然是精神之象征”，还认为“我们从自然中学到的知识，远远超出我们能够任意交流的部分”，对后世影响甚大。而超验主义的另一位主将亨利·大卫·梭罗则更是身体力行，他在爱默生的影响下深入自然，一个人来到寂静的瓦尔登湖，搭建起小木屋，把自己的灵魂寄托在湖泊和山林之中。那时，他或在荒野中散步，或在树林中观察，或在湖畔沉思，悠然地描写自然之美，同时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都隐没在那些朴素的文字中。根据《美国遗产》杂志 1985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十本构成美国人性格的书”中，梭罗的《瓦尔登湖》位居榜首，可见其影响之大。除了《瓦尔登湖》，梭罗还有许多涉及自然的散文和日记，用淡淡的笔调娓娓倾诉自己的自然情怀，比如他的长篇散文《秋色》《散步》等便是这方面的杰作。爱默生和梭罗自不待言，在超验主义阵营中，还有一位中国读者几乎都不知道的女作家——玛格丽特·富勒（Sarah Margaret Fuller, 1810-1850），她是这个阵营中的女性佼佼者，在一个寂静的夏天，她摆脱了尘世喧嚣，把

自己的灵魂彻底浸入一湖湛蓝的水中，以优美的笔调写下了一部自然散文集——《湖上夏日》。而在同时期，大诗人惠特曼亦深受爱默生的影响，除了《草叶集》，他的散文集《典型的日子》体现了自然之灵，尽管这部作品以日记的形式写成，字里行间却让作者那种静静观察、倾听、体验自然的形象跃然纸上。

19 世纪的最后 20 年里，美国自然文学界出现了两位大师——“两个约翰”：“鸟之王国中的约翰”——约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 1837-1921）和“山之王国中的约翰”——约翰·缪尔（John Muir, 1838-1914）。“两个约翰”分别奔走于美国东部和西部，为建立和谐的自然秩序而努力。巴勒斯是博物学家、鸟类学家，生活在东部的卡茨基尔山区，擅长描述鸟类生活，各种鸟儿在他的文字中栩栩如生；缪尔则是地质学家，也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行走者，这位“美国国家公园之父”以描写美国西部山区风景见长，山峦与森林在他的笔下熠熠生辉。“两个约翰”著述颇多，成就巨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稍后的女作家玛丽·奥斯汀（Mary Austin, 1868-1934）则独辟蹊径，她避开自然文学中通常描写的山水，却深入美国西部沙漠，以女性细腻的笔触向人们展示了荒漠之美及其灵性。19 世纪至 20 世纪之交是美国自然文学的一个高峰，许多作家和博物学家纷纷投身于自然文学创作，就连西奥多·罗斯福——老罗斯福总统那样热爱自然的政治家也客串了一把，推出了好几部具有影响的著作。

到了 20 世纪上半叶，美国自然文学界似乎有些沉沦，这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纷飞，让人们更关注社会问题，而无暇顾及自然生态，因而此间自然文学大作相对不多。然而到了 20 世纪中期，美国出现

了两位极有影响的自然文学作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 1887-1948）与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 1907-1964）。他们本来与文学无关，但日益严重的自然生态问题赋予他们向公众宣传保护自然的重大责任，才动笔写起书来。奥尔多·利奥波德本来是林业学家、生态学家，长期致力于土地研究，在1949年他去世后才出版了代表作《沙乡年鉴》，这部著作的文笔异常优美，富于诗意，向读者完整地传达了自己的土地伦理观，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成为美国自然文学史上的里程碑。蕾切尔·卡逊是海洋学家，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她在其中以通俗的语言向公众揭示了现代文明进程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恶果，对近半个世纪的美国人的自然生态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到现在，随着自然环保运动的蓬勃发展，自然文学也不断深入、扩展，在美国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其间景象纷纭作家众多、作品不断、且各具特色：爱德华·艾比的《大漠孤行》、玛洛·摩根的《旷野的声音》、约翰·海恩斯的《星·雪·火》、巴里·佩洛斯的《北极梦》、杰克·贝克隆德的《与熊共度的夏天》……

自然文学几乎均以散文写成，有抒情，也有叙事，语言流畅、精彩，情节引人入胜，适合于大众阅读，这也是它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它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其作者也许并非专业作家，大多是博物学家、环境保护主义者，甚至还有政治家，他们写下的文字几乎都是作者亲历记，绝非道听途说或虚构作品，均为可读性和故事性极强的散文，同时又融文学性和科普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为一体，深受读者喜爱。

近十余年来，随着国人对自然的认识渐渐提高，自然环境保护在

中国也得到一定的发展和深化，然而国外在这方面远比中国走得早，也走得远，自然及自然文学类作品非常发达，而自然文学虽在国内有一些介绍，但其深度和广度均还不够，仅就美国自然文学而言，目前已经介绍到中国的作品，也是寥寥可数。本丛书的宗旨就是填补这一空白，计划收入那些在中国未曾出版过的、也颇具收藏价值的外国自然文学作品（以自然文学大国美国为重点），突出作品的原创性、故事性、科普性和可读性。它们既是文笔优美的文学作品，也是趣味性极强的科普读物，对于加深中国读者对自然的认识具有莫大的帮助。目前，国民对自然的兴趣方兴未艾，绿色环保和认识自然也作为常识而进入了大、中、小学课堂，不过，多数国民对自然的认识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或者不得要领，还存在着很大的限制性和片面性。因此阅读自然文学作品就成为帮助其重新认识自然最主要、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本丛书恰好能满足广大国民在这方面的需要，可以帮助他们加深对动物、植物、季节及山川风物等自然细节的认识。出版本丛书的主要目的，借用美国自然文学家巴勒斯的一句话就是：“我的书不是把读者引向我本人，而是把他们送往自然。”更重要的是，由于本丛书行文流畅，内容有趣，融故事性和科普性于一体，因此适合男女老少阅读。

我们相信，在正处于经济飞速发展，生态问题不断恶化之后又逐渐得到重视和解决的中国，出版本丛书对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将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2014年10月于重庆云满庭

译序：在四季中散步的梭罗

董继平

记得在 20 多年前，美国友人勃莱寄来一本他编辑出版的新书，打开那因为远渡重洋而显得有些破损的包装，一下子便被那本书的封面吸引住了：那是一幅精美的木刻画，画面上是一个手持一株植物的络腮胡男子，目光炯炯有神，似乎凝视着那株植物的叶片和果实，沉思良久。

这本书名叫《飞翔的生活》，是勃莱选编的梭罗的“诗意”选集，

其副标题即为“亨利·大卫·梭罗的诗意声音”。这部选集除了选取梭罗的一些诗作，还撷取了《瓦尔登湖》、梭罗的日记和其他散文篇什中的若干“诗意”章节，共辑为五部分，每部分前面都有编者的叙述文字，读来十分惬意。更难得的是，这个集子还收入了著名版画家迈克尔·麦库尔迪专门为该书所作的七幅木刻插图，其画面清晰醒目、层次分明，线条非常细腻，就连那植物叶片上的一根根脉纹也都栩栩如生，更不要说那个一脸络腮胡的男子的专注神情了。

就是这个人，这个智慧和思想像他丛生的络腮胡一样的人，一个精神遁世者，一个湖畔隐居者，把自己的灵魂都浸入了那一湖清澈的水中。梭罗，这个名字对于中国读者并不陌生，他的一部《瓦尔登湖》在中国译本众多，传播了好些年了，但要真正能读懂那本孤独之书的人似乎并不多——如果你不能安静下来，就无法跟随作者深入那本书上的田野、森林，更无法沿着那在作者的思想中蜿蜒的荒野小径前行。其实，虽然梭罗的足迹留在文字里，但更多却留在了乡间，留在了野外，在林中，在湖畔。年复一年，这个人就那样独自静静地散步，怀着对种子的信仰，把目光和思想都寄托给乡间的泥土和植物，让自己沐浴在春风、夏日、秋色、冬雪之中，手拈不同的植物，用他那注视过无数叶片和果实的眼睛审视着精致的脉纹，也审视着大自然的奥秘。我知道，他的灵魂同样也在散步，甚至走得更远。试想，每一年，这个孤独者寂静地散步，途经春、夏、秋、冬，会有多少沉思和遐想，会有多少灵魂的收获呢？于是那叶片、那圆锥花序、那果实、那溪流，还有那湖泊，都悄悄地漫上他的纸页，泥土和野草也慢慢长满了他的文字。

出生于小业主家庭的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是19世纪美国诗人、超验主义作家、美国自然文学先驱，生长在波士顿附近的康科德——当时超验主义思想运动的中心。梭罗从小热爱大自然，据说他对幼年时代最初的记忆之一，就是他在夜里醒着“透过群星观察，看看上帝是否就在这些星星后面”。他20岁从哈佛大学毕业后，曾担任过教师，也从事过各种体力劳动。在哈佛求学时，梭罗与超验主义作家爱默生相识，受到了爱默生的影响，开始阅读英国作家柯勒律治、卡莱尔等人的著作，并研究东方哲学思想，同时还以爱默生倡导的“自助”精神进行思考，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立见解。他留下的著作众多，但大都涉及他在大自然中的体验。可以说，为了寻求终极真理，他从未停止过观察和体验大自然，其代表作《瓦尔登湖，或林中生活》（1854年）就记录了他于1845-1847年间在康科德附近的瓦尔登湖畔度过的一段隐居生活，成为美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梭罗的自然类散文，交融了自然、人以及超验主义理想，浑然一体，简练有力，朴实自然，在19世纪的美国散文中独树一帜。

其实说起梭罗，熟悉他的中国读者都难免要联想到他那部深邃的大作——《瓦尔登湖》。这部作品影响过几代美国人，也影响过大批中国读者，但其实，他对自然体验的文字还远不止这部《瓦尔登湖》，在他的文集中俯拾即是。在美国自然文学发展史上，梭罗堪称鼻祖，是后人敬仰的“诗人博物学家”。经过许多个春秋的默默耕耘，他的文字愈加厚重，后来很多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直接从中吸取营养，梭罗

也因此成为美国自然文学的一大源头。

这部《秋色》就是梭罗的自然随笔结集，由六个长篇自然散文名篇组成：《秋色》《冬日散步》《走向瓦楚塞特山》《马萨诸塞自然史》《野苹果》和《野果》。这些篇什记录了梭罗对自然细致入微的观察，文笔优美，尽显作者亲近可感的个人写作风格，从不同方面反映了梭罗与自然的思想、与自然的关系，从不同季节展现了梭罗在大自然中的身体旅程和心路历程。这些篇什中，季节是十分明显的，季节构成了他文字中的具体时间和他心灵中的抽象时间，转换之间，总觉得有天地。这也是梭罗自然文本的一大特色。

让我决定着手翻译梭罗的这些自然篇什，是因为《秋色》一文。最初读到这篇文章时非常感动。作为自然文学大师，梭罗以独特的眼光发现了常人难以察觉的自然中的细微变化：空气、泥土、声音……向读者展现了他对自然的观察天赋——紫草、红枫、榆树、糖槭、猩红栎，当然还有那在秋天来临时千变万化的种种叶片，即使是那些从枝头飘落、委身于泥土中渐渐腐烂的落叶，他也怀着尊崇的心情，娓娓叙述着自己的所见所感。那些描写虽然点点滴滴，也有些琐碎，但无一不细致得惊人。在他的眼里，叶片是构成秋色的重要因素，因此他对叶片的评价极高，甚至超过了花朵和果实：“花朵只是变色的叶片，果实只是成熟的叶片。”他从叶片开始赞美秋天，更赞美秋色。

《冬日散步》算是梭罗的一个名篇了。在梭罗的眼中和笔下，冬天并不是一个万物沉睡的季节，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季节，“大自然展现出奇妙的纯洁，成了最令人愉快的事实”。他独自踏着积雪，沿着熟悉

或陌生的小径走向远方，走向大地深处，在积雪的世界中去发现那些活跃的生命：“灰松鼠和野兔也活泼欢快地嬉戏着。”不仅动物，他观察到大自然中的积雪、灌木、河流、湖泊都是欢乐的，充满了乐观精神：

“起初，我们还会认为河流在隆冬会断水、干涸……可是它们的水量甚至没有减少……注入湖泊和溪流的千百道泉水依然在流淌。”在梭罗看来，冬天本身并非那样肃杀，而是生机勃勃。梭罗以散步时的缓慢步调和叙述时的悠扬笔调，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种乐观的情绪。

在一个7月，梭罗不顾夏日的炎热，与一个朋友结伴启程，去攀登马萨诸塞州的一座高山——瓦楚塞特山，并留下了《走向瓦楚塞特山》一文。这次旅行中，他不仅记录了沿途的乡间景色，还留下了他在此次旅行中的沉思，作出了这样的经典性概括：“最深沉的思想者也就是旅行得最远的人。”在本文中，当地的山川、镇子、民俗、植物和动物固然尽在梭罗的详述之中，但更为重要的是，当他登上瓦楚塞特山顶，他思想中的目光便升华到另一个更高远的自然——宇宙，以一种更宏大的视界来看待我们所处的这个自然——地球，同时，融身于自然中，他还把月亮视为自己的旅伴，这些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马萨诸塞自然史》堪称梭罗对马萨诸塞州的野外考察报告。虽然是报告，其笔调却依然不失优雅。他娓娓道来，视角与观点都体现出可感性，充分展示了梭罗文笔的大家风范。从鱼类到鸟类，从哺乳动物到爬行动物，从两栖动物到软体动物，本文均有所涉猎。同时，梭罗还描述了马萨诸塞州的某些特色植物和自然环境。本来，马萨诸塞州是欧洲移民者的最早开拓地之一，但在开拓的繁荣之下，却牺牲

了自然：一些野生动物逐渐减少，甚至消失——梭罗在本文中或多或少触及到了这一事实，以客观的语调描述了这种现状，而且不动声色地向人们发出警告——保护和珍爱自然！

《野苹果》是梭罗的一个散文名篇。在本文中，梭罗以他丰富的野外经验和对自然节气的了解，深入探究并阐述了苹果树的历史、美国本土的野苹果——花红、野苹果的生长方式、野苹果及其滋味、野苹果之美、给野苹果命名、捡拾野苹果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堪称一篇“苹果礼赞”。梭罗根据自己多年在野外的观察和实践得出结论，认为野苹果对人类的功劳甚大，赞美了野苹果跟人类的密切关系，跟牛羊、飞鸟等动物的密切关系，同时更赞美了野苹果树在大自然的种种不利条件下体现出来的那种顽强的生存精神。本文尽管描写的是野苹果，但字里行间无不表现出梭罗本人的个性——自然、野性、原生态。

《野果》其实是整整一部书，是梭罗未完成的遗稿，后来由研究梭罗的专家编辑而成，以《野果》为题出版。这部作品收集了他家乡附近的植物的传说与事实，细致地观察了当地灌木上结出的种种野生果实的形态和味道，描绘了不同季节里的不同野果种类。这部作品是梭罗的晚年大作，梭罗在其中表明了自己对大自然的观点，因此被认为是梭罗最后的遗嘱——他在其中抗议人们对风景的亵渎，反映出保护荒野的重要性。与《瓦尔登湖》相比，《野果》虽然算不上鸿篇巨制，没有前者那样的开阔空间，但是那点点滴滴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却是对《瓦尔登湖》的自然精神的延续。《野果》原文很长，本书仅仅选取了其中的一些章节，待今后有机会全部译出，以飨读者。